

鹽
易
知
錄

24

綱鑑易知錄卷十五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武皇帝

以田千秋
為大鴻臚

田千秋訟
太子冤

思子宮
歸來望思
臺

無雲如雷
隕石黑如

辛卯三年秋。以田千秋為大鴻臚。盧族滅江充家。江充誣陷太子罪人也在太子則書殺宜矣帝既悔

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寵信之使治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會高寢

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

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

立拜千秋為大鴻臚。鴻臚也臚傳也所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在西安府西北橫橋也上憐太子無辜

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見上卷末天下聞而悲之

屏山劉氏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

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我也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

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秋訟太子冤是千秋逆意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閒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為高寢郎

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悟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悟主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豈當時史臣

亦微見此意耶

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見上卷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罔十餘日乃

還。雍縣今陝西鳳翔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鯢。小魚三月帝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

者。書親耕始此自元光二年書遣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而後始書罷方士甚上耕于鉅定。澤名

悉罷諸方
上候神人
著

田千秋封
富民侯
趙過為搜
粟都尉

武帝下詔
陳既往之
驚

東還幸泰山。見八脩封禪。上紀明堂。第七卷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

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蓬萊仙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羣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

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致堂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尤莫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
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
法也。

夏六月。還宮。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何重富民也。武帝干戈土木。海內虛耗。至其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止擅賦力本農。不遠之
封富民侯。置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雖非不遠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故綱目特書之。復言失

卦初爻。不遠復。無祇悔。復。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閱。閱功勞。其等曰。閭。積。日。曰。閭。特以一言寤意。太

子寬。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去。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西。城

在車師國。東有溉田。灌溉。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之。所

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常賦之外。每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

又請遣卒田。去。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第八卷。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

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匈奴以狼自比。以羊喻漢。乃者貳師敗。李廣利號貳師將軍。士死略離

散。死亡。被。唐。略。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

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非。常。力。本。農。脩。馬。復。令。馬。復。除。也。馬。復。者。因。養。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

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畝同三畝。田中溝廣尺深。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以土附根。深能耐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

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遂昌尹氏曰武帝繼統之初意嚮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於是著慾窮。讀聚斂。神仙之事無所不有。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帝猶未能自反。逮至巫蠱難作。骨肉誅夷。喋血京師。禍變已極。然後紆徐痛定。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遂乃罷方士。棄輪臺。下哀痛之詔。陳既往之失。與民休息。禁止苛暴。回視前日所為。殆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異。使其日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願治。亦何不可之有。綱目於富民卷二。喋血見四二之侯。搜粟都尉大書于冊。雖曰幸之。蓋亦深惜之也。

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地震。殺鉞弋夫人趙氏。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曷為以殺無罪書之。

拓跋氏至以為家法。拓跋氏南北朝魏道武帝拓跋珪將立其子嗣。亦殺其王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是歲

鉞弋夫人之子弗陵。見上卷。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同豫。見久之。

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見上卷。畫周公負成王朝諸

侯。見三卷。一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見三卷。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中

獄名即夫人還顧。帝曰。趣促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

子。何去上聲。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也。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

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致堂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條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鉞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啟之耳。

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昨宮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然武帝平生器戾甚多獨晚年託孤一節甚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

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然武帝平生器戾甚多獨晚年託孤一節甚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

月上幸五柞宮在西安府藍屋縣以宮有五柞樹故名○整屋音周賢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諱故云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

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見上二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

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臥內牀下光出

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

射夜○皆竊識至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弄戲也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

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宮名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

復見馬邪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己由是親近又明日

帝崩

司馬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

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

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今湖廣武昌縣長公主共供去聲養省中即禁中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

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主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

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見十三秋七月

追尊鈞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

七月大雨至于十月

簡母

金日磾辭封

問民疾苦

振貸貧民除民田租

祠鳳皇于東海

上官氏五歲立為后

有星孛於東方。追尊鈞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在西安府涇陽縣。亂嫡妾禮也始。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一歲而崩諡法聖聞周達

乙未。孝昭皇帝始元元年。秋七月大雨至于十月。莫甚於此時矣。久。燕王旦。見上謀反。赦弗治。黨與皆

伏誅。書赦弗治何。以雋不疑。見上卷。為京兆尹。不疑為京兆。二卷。第四十三輔。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

上聲也。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見上卷。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

為去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九月。車騎將軍桡。侯金日磾卒。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元後

元年武帝幸林光宮侍中僕射馬何羅謀逆日磾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遣詔封為梓城武縣有程亭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臥

受印綬一日薨諡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臥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

民疾苦。冬無冰。

丙申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三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

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昭初年間民疾苦是年振貸貧民今又除民田租凡此皆當時善政有補於民者也綱目詳而書之美蓋在其中矣

丁酉三年冬十月遣祠鳳皇于東海。今江南淮。霍光一開其端而宣帝以鳳皇書者六皆讖也

戊戌四年春三月立健仔上官氏為皇后赦。於是帝年十二而後方五歲立后之幼。霍光女為上官桀

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納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葛長公主。帝姊蓋侯私近去子客嘉稱丁

外人安說稅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見十二之重。漢家故事

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健仔。見上卷。遂立為后。秋令民勿

簡不疑引
經斷獄

公卿常用
有經術明
大誼者

春秋是輒
非經旨

杜延年請
行儉約

蘇武還自
匈奴
節旄盡落
李陵說蘇
武

出馬。○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己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太子據衛

稱見上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見下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會

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威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見上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

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本夏陽今陝西西安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上。見同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

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腰斬。

致堂胡氏曰蒯聵衛靈公之子也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聵之子輒

遂自立以拒蒯聵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聵叛父殺母當黜何疑然輒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春秋

於趙鞅納蒯聵書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園戚書齊國夏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

輒者非經旨矣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

下令叱吏收縛亦足以成獄用有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靈光不

學故不能辨然其謂公卿常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前書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矣於是再書諫大夫杜延

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

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見上酒權。見上均輸。見上官。毋與天下爭利。示

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去。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

起焉。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於是匈奴遣武及馬宏。見上初。蘇武既徙北海上。見上杖持漢節。見八

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見同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

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武尚復誰為乎。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見上卷之罪。上通於天矣。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

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域為匈奴所遮亦不肯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用竹簡或用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平漢世貴怒也。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

盟。見四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見上卷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同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主外國來附者秩中二千石。

見下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百畝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數堂胡氏曰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然祇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

變戎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秋。七月。罷權酤官。見上卷罷權酤十一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葛去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

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辛丑。元鳳元年。秋。七月。晦。日食。既。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殺於是主及旦自

何謀上也不誅則亂臣元平書燕王旦謀反殺弗治則昭帝於天倫之恩已過厚矣至是殺出為惡夫復何賊子接迹於天下矣。昭然且於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有覬覦之心武帝怒而削其邑由今

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可及矣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見上霍光不許。長主鄂邑長公主即蓋止而武帝知子之明亦為不可及矣。

上官桀等
詐為燕王
上書

昭帝年十
四辨上官
桀之詐

魏相請擢
韓延壽

二子能蓋
前人之愆

三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

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大肄異。郎羽林。郎官羽林。道上稱蹕。見十一擅調。去

益幕府。見七卷。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休沐也。漢律吏五日得一。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

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室中有周公負成。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

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實。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

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也。往廣明東門都郎。都肄屬耳。是近也。言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

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竟窮

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視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

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去

相平。燕王旦之。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安為車。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也。背。大王也。旦不聽。安

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昌上。敞素謹。畏事。乃移

病。移文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文學四。見上。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發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

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以張安世為右將軍。

杜延年為太僕。湯周子也。二子可謂能蓋前人。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

石立柳生

蟲食柳葉
哇弘上書

遣使誘殺
樓蘭王

更名樓蘭
為鄯善

篤乃白用告白於天子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

罰嚴延年輔之以寬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癸卯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偃柳復起生宣帝之泰山府在山東濟南有大石自起立上林苑名在

安府渭有僵也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宣帝名符節令哇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偃柳復起當

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眾伏誅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實丞相千秋卒○二月以王訢欣為丞相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素服遣使

作治六日急宗廟也遺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淮南王布書誘誅之反者也樓蘭王殺漢使者則其書

蠻夷以是為可醜也故書誘誅見十樓蘭見上卷王安歸數朔遮殺漢使駿馬監傳介子使大宛見上詔

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父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

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

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轉去聲○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除耆

屠書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然去善封介子為義陽今河南汝寧侯

司馬溫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

懷矣必以為有罪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

或美介子以雅陳師鞠旅詩小為奇功過矣雅篇辭鞠告也

乙巳五年夏大旱○冬大雷○丞相訢卒

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自五年書丞相訢卒於是丞相虛位者一年始書楊敞光專也

流星大如月

星光立昌邑王

王吉諫昌邑王

龔遂諫昌邑王

王吉戒王

龔遂戒王

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武帝建元二年書有星如日矣於是復書流夏

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賀善贊曰昭帝初元即

貸種食又書所貸勿收除今年租又書令勿出馬又書問民疾苦又書罷權酷官然後虛耗帝崩。無嗣。時武

帝子獨有廣陵。揚州府江南王胥羣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官有上書言。周太

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文王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光即日承

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京師卷第五昌邑哀王博見上卷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

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

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休則俯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則心有堯

舜之志。體有喬松。王喬赤松子皆仙人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

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嫌同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王賜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

厚剛毅。有大節。見王游戲無度。涕泣同行。叩頭曰。臣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

王內自揆度。鐸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去聲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及徵書至。發書

馳赴。王吉戒王曰。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

願大王事之敬之。王到霸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使遂參乘。見下卷二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

郭門也。王曰。我噓抑也咽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見十卷東闕。遂曰。昌

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葬平陵在西安府咸陽縣

霍光廢昌邑王

田延年勸霍光廢立

夏侯勝諫王出遊

霍光益重經術士田延年按劍責霍光

王式以三百五篇諫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賀已正尊位而猶書昌邑王者不予其帝也夫廢立非國家

光之大節可知然惜其不先審昌邑之為人率然立之況其狂縱素著漢朝豈無一人知其所為必至於不可奉宗廟乃始廢之哉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綱目儒不書昌邑有罪則光之心何以自白於天下

後世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滿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

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

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

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

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去聲○洪範見二卷十二謂之傳者非正經也其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光安

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見下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

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雖去聲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

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費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誼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平聲宗廟血食也。

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

責光是也。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

乃幸未央，承明殿，盛服坐武帳。見十三卷中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祖○組奉上也后

扶王下殿，送至邸。見上詔歸賀昌邑，賜湯沐。見十卷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今山東兗州府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

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師王

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

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尙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宮_{皇后少府職掌長信宮官}。

南軒張氏曰。靈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綱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不以專廢君。累光則特書奏太后。不以專立君。太后詔其許光以專立。歟上書光率羣臣。初衛太子納吏良娣。太子妃有三等曰生子進號史皇孫。以外家皇

臣奏太后矣。不再書光則蒙上文而已。遭屯也。難而多病。苦故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見上卷。太子男女妻妾皆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名病已。欲速痊也。後改名詢。

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使者夜至獄。

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_{宮旁}養視。時掖庭令_{職掌後宮貴人采女事}張賀嘗事衛太

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_僕室_{暴室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_{暴室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_{暴室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

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_{見上}。復_{服中}。中_{仲翁姓複名}。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_{見十二卷十一}。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而武

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決定大策。七月。光會丞相以

靈光立宣

丙吉護養宣帝

張賀奉養宣帝

宣帝依倚許史靈光丙吉奏記

嚴延年劾奏霍光

夷齊之後一人

詔求徵時故劍

霍光請歸政

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光迎曾孫入未央宮。見太后。即皇帝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瓊山邱氏曰。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豈但一時朝廷敬憚之哉。千載之下。讀之者。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

丞相敞楊卒。以蔡義為丞相。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

詔求徵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見上卷。為皇后。霍光以後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致堂胡氏曰。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欲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慍許后之立矣。妻顯邪謀。蓋肇於此。此霍氏之所以覆宗也。歟。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也。霍光廢昌邑王。迎曾孫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二歲。而崩。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與仲德商周然。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

家之元氣索矣。

戊申。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書請何光為恭也。歸則歸耳。何請為自是。六年無聞焉。光之心可知矣。故書請讓之。

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

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

請。淨。不為官。無員。唯奉朝。請而已。春曰。朝。秋曰。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

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致堂胡氏曰。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平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當昭帝時。為上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與自閭閻愛知小人之依其能君。害矣。光雖稽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自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已。忠告於君者。皆不得達。罔上迷國。吝權。怙勢。使人主蓄怒。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寵利之戒。老氏止足之言。於

上謙讓不受之時誠無力辭歸守傳陸子弟黨親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有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夏四月地震。鳳集膠東。卷三。赦勿收田租賦。光嘗祠鳳矣今而鳳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

綱目書免天下今年田租者四此追諡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於是詔議故皇太子諡有司

夫人漢初公議猶陳陳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考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哀之共皇桓之孝穆皇孝崇皇靈之孝元皇孝仁皇帝啓之也

見上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

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召黃霸

為廷尉正。武帝之世廷尉書張湯杜周讎也至帝始書黃霸于定國帝亦可謂能恤刑矣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

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朔決疑

獄庭中稱平。

己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傲酒去聲民車延年詐增傲直盜取錢三千萬

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寶延年字之言大事不

成。見上今縣官卷二出三千萬自乞與氣也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

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忌也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

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詔曰孝武皇

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

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

黃霸獄中
從更侯勝
受尙書

霍顯弒皇
后許氏

鉤距

鉤距

共難。去聲。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盛德舞采謂德文始舞本舞。高祖更名文始五行舞。本舞名五行。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尙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耕冬。講論不息。

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既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時霍光夫人顯欲

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震○懷孕也。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

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婉身。若投毒藥去上之。成君卽爲皇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衍卽擣附子。齋入長定宮。

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哈太醫大丸以飲去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

懣。滿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語光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

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納其女入宮。

逢昌尹氏曰霍顯邪謀行於幽閨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霍能卽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

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城在西安府東南。南園。西漢后不葬此書葬何不合葬也故地之書南園讎也。夏六月丞相義卒。以韋賢爲丞相。

魏相爲御史大夫。以趙廣漢爲京兆尹。國初廣漢爲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爲項

筭。同○鉤如瓶長頸小孔。斷竹受吏民投書。使相告奸。於是更耕相咎怨。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爲

京兆尹。見上廣漢尤善爲鉤距。倒刺曰鉤。鉤距如釣鉤之有距。吞之則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其發

姦摘揚伏如神。摘挑也。京兆政清。長老傳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郡國四十
九同日地
震

誤相字於
君前

鳳凰集北
海

予定國迎
師學春秋

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立后書氏恆也書大將軍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安
漢公莽女書終綱目立莽女見十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怪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
后書某女者二而已八卷九方正之士

致堂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而
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弑許后而立其女以
至皆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
宣帝恐懼祗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細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
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君前臣名不得相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現出道上語朝見出外以上聞而讓也勝勝曰

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
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見上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昭帝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見同五月鳳凰

集北海今山東青州府

壬子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冬十二月晦日食以于定國為廷尉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
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
為廷尉見十一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

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諡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

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福其後世除其賦疇其爵邑家世相世世無有所與預○復除其賦役